

第一章

「啊——」

慘叫聲尚未落下，士兵身體已被大刀砍成兩半，茫然還殘留在他年輕的面孔上。烏青色的長柄大刀掄了個圈，為主人清出一塊堆滿了殘破血肉的空地。

惡魔！

東國的士兵們驚懼地看著眼前的祁國將領，沒有人敢上前，對方胯下的棕色馬兒四肢已染黑——那是東國兒郎們的生命所染成的！

惡魔看了他們一眼，只將大刀稍稍提起，這些已被嚇得肝膽俱裂的士兵頓時四散逃逸，只留下敵國將領一人楞在原地。

「啥？都跑了？」戰天左右四顧，喧鬧戰場像是被一雙無形的手從中分開，竟在他周圍清出了一圈空白。

「真沒意思！就沒有一個有種的！」

戰天扶了扶頭盔，坐在馬上眺望著遠處高大的青色城牆。

瀧福城，那是他們這次的目標。

不如就這樣一舉攻下好了！

戰天拍馬衝入戰圈，迎向那高大的城門。

「戰天！站住！你要幹什麼？！」後面有人狂呼，聲音由遠及近，漸漸追到戰天身側。

戰天斜睨對方一眼，笑嘻嘻道：「我去攻城！」

那人氣急敗壞地說：「你搞什麼！還沒到攻城的時候！元帥命你回去！」

戰天卻不管他，大聲道：「我說到了就到了！你去叫攻城的人跟我來，我在前面殺他個片甲不留，你們跟著就是！」

「你胡說八道什麼！你——」

「少廢話！愛來不來！」

戰天不再理他，拍馬直衝城門而去。對方攔不住他，追了片刻眼看城門越來越近，實在沒辦法，只得咬牙勒馬回頭，去向主帥稟報。

後方的東國士兵還不知戰天的厲害，紛紛圍上來企圖攔殺這突然出現的敵國將領，戰天手中長柄大刀掄得虎虎生風，一刀過去便倒下一片，血肉飛濺，砍瓜切菜般輕鬆自如。

眼看這邊情形不對，東國一名副將立刻策馬從後驅近，他手持橫刀直取戰天後背，然而不等他橫刀靠近，戰天像是背後長了眼睛，忽然回刀，鏗地擊飛了對方的橫刀，又以不可思議的力道急急拉回，在副將詫異的目光中一刀砍下他的頭顱。戰天冷笑一聲，見己方的攻城車已經跟了上來，高呼一聲，「攻城的，跟著本大爺！衝啊！」

他在前面衝鋒陷陣，神擋殺神，佛擋殺佛，硬生生為後面的攻城隊開出一條血路！瀧福城上的將士早已看到大軍之中的這條「小道」，一個個都臉色大變。

就在此時，一個渾身浴血的將領衝上城頭，驚惶失措地奔至主將面前，大聲道：

「將軍！不好了！那個人、那個人弟兄們根本擋不住啊！韓山、子青他們都、都

……」說著話音哽咽，堂堂男兒竟落下了眼淚，在鮮血斑駁的臉上沖出兩條水痕。賀南天沉著臉注視城樓下的那道身影，良久，深深嘆出一口濁氣，一輩子都挺得筆直的脊梁在不經意間微微彎了。

他已無將可用了！

韓山、子青已是他手下最強的將領，這裡本是東國對祁國的第三道防線，也是最後一道防線，是最為人所輕忽的一道。後方援軍還要七天才能到來，眼下瀧福城中根本沒有悍將！更別說東國承平已久，即便援軍到來，恐怕也沒人可以與這個天生神力的猛將相抗衡！

怎麼辦！怎麼辦！

難道瀧福城就要在自己手中失守？

賀南天心急如焚，惡魔已殺至城下，他彷彿都聽到了城門破碎的悲鳴，城中百姓淒厲的哭喊……

「將、將軍！有人！有人！」

一個副將突然叫了起來。賀南天聽出對方言語中的欣喜，直覺想到是援軍到來，抬頭看去，然而令他失望的是，他沒有看到大片代表東國援軍的旌旗。

從絕望到期望再到失望，他惱怒地喝問：「什麼人！哪裡有人？！」

「一個人！他擋住了那個惡魔！」副將指著城下激動地大叫。

賀南天順著看去，不知何時，一個手持黑色重劍的人擋在戰天面前，重劍與大刀相撞一觸即離，那個於千萬人中橫衝直撞、無人能擋的惡魔竟被這一擊逼得連人帶馬連退兩步！

賀南天楞住了，戰天身後的祁國士兵楞住了，連戰天自己都是一怔。

戰天微微眯起了眼睛，第一次認真打量起自己的對手。

這人騎著一匹黑馬，一身黑衣，連最簡陋的皮甲都沒有，臉上戴著黑色面具，全身上下只有脖子和手露在外面。戰天乍一看到不由得一楞——太白了！這突然冒出的黑衣人脖頸修長白皙，還有一雙像女人一樣漂亮的手，若說這是養尊處優的貴族文人的手他還相信，說是個武將——開什麼玩笑！哪個武將手上不是傷痕滿布，長滿老繭！

戰天雖然吃驚，卻沒有絲毫輕蔑之心。且不說剛才甫一交手便感到一股巨力壓下，毫不遜色於自己，單是那把約五指寬四尺多長的黑色重劍就足以令他重視。用得了這樣武器的人不說其他，僅力氣這一項就鮮有人能及——而且他還是單手持劍！

戰天勾起嘴角，大聲喝問：「你是東國將軍？」

黑衣人不答，居然跳下馬來，拍拍馬兒屁股將牠趕到一邊，手持重劍立於原地，靜靜地看著戰天，像是在等待他進攻。

看見這一幕的人都是一怔。兩將交手，騎馬的仗著馬的高度和速度比沒馬的占上很大優勢。黑衣人居然不要馬？

「這是誰派出去的！他怎麼、怎麼——就算騎術不精，有匹馬也比步戰好啊！」

賀南天痛心疾首地叫道，眼下他視這黑衣人為最後的希望了，對方一舉一動都牽

動著他的心。頓了頓，他高聲叫道：「戰天小兒！你敢不敢棄馬一戰！」

戰天瞥了賀南天一眼，又看了看靜立不動的黑衣人，道：「你要我棄馬？」

大家都以為黑衣人會點頭，哪知他卻搖了搖頭。

賀南天氣得擰斷了鬍子。

戰天嘿嘿直笑，朝著賀南天道：「白鬍子老頭，你可看到了，你們的人自己說不要的！老子可沒那麼多規矩，有馬幹麼不用！黑面皮，老子來啦！」

最後一句是對著黑衣人喊的，話音未落，戰天胯下軍馬嘶鳴著狂奔而去，長柄大刀橫立，風聲獵獵。

像是被這洶洶來勢嚇住了，黑衣人竟然一動不動，轉眼間戰馬已奔至近前，眼看刀鋒就要壓上他的胸膛，城頭上傳來壓抑的驚呼，祁國的士兵也有喜色爬上臉龐，戰天自己都有些詫異——這麼容易就得手了？

當然不可能！

千鈞一髮之際，黑衣人的身影從刀前消失了，從極靜到極動不過是轉瞬間，黑影陡然出現在軍馬另一側，一手反握劍柄，一手壓著寬闊的劍刃抹向馬腿！

唰——

像是菜刀切入豆腐，那細微的浸潤聲音清晰地迴響在每個人耳邊，失去前腿的馬匹向前跌去，將戰天整個人甩了出去！

鮮血噴出，馬兒痛楚的嘶鳴驚醒了旁觀者，他們看到了什麼？黑衣人怎麼會突然從馬的右側跑到左側？他居然用蠻力砍斷了馬腿？

竟是因為這樣，所以他才根本不在乎對方有無戰馬？

戰天在地上滾了兩圈才穩住身子，不等他站起，黑色重劍已迎面劈下！雖然倉卒，但戰天仗著天生神力絲毫不懼，舉刀格擋，卻沒想到這一劍下來重如山倒，刀竟被重劍壓了下來，心中大驚，他咬牙逼出十二分力氣，好不容易頂住了重劍下壓之勢，定睛一看，那寒光逼人的劍刃直貼鼻尖，只差分毫便要將他的鼻子切出個分岔來！

不等戰天細看，黑衣人提劍再劈，但戰天吃了一次虧，反應極其迅速，重劍剛起，他便不顧形象地滾到一邊，連滾帶爬地逃出對方的攻擊範圍，黑衣人大步追上，但這時戰天已調整好了姿勢，持刀戒備。

刀劍相交，戰天越戰越心驚。他天生神力，多年來格擋兵器只用一招揮刀橫拉後上挑，無人能招架他的力量，這麼一拉一挑，對方兵器立刻脫手，哪怕勉強拿住了也無法控制甩脫之勢，只能門戶大開、任他宰割。然而眼前這黑衣人的力量卻比他更大！一劍劈來，別說格開，能勉強架住就不錯了！

「副將好像不行了……」

祁國的士兵中隱隱浮出低聲議論。

戰天被逼得一路後退，聽到己方軍中傳來這樣的議論，牙關一咬，大喝一聲，猛地爆出一股巨力將黑劍架開，搶上一步，掄刀砍向黑衣人的胸膛。

按說那黑劍少說也有五、六十斤，輕易轉向不得，眼下被戰天陡然架開，胸膛出現一個空檔正是搶攻的好時機。哪想那黑衣人手腕一翻，一把四尺重劍像小木枝

一般在他手中輕靈地旋出一朵劍花，「鎗」一聲擋下了戰天的進攻！

戰天來不及收刀，那黑色重劍已化身靈蛇貼著刀柄而上，削向戰天的手指。

戰天哪敢戀戰，急忙鬆手疾退，然而對方絲毫不慢，重劍尾隨直上，追取他心腹要害！

戰天大驚，此時要再退已來不及，緊迫間就地一個驢打滾堪堪避過，然而鋒利寬厚的重劍卻毫不留情地在他手臂上拉開一個大口子，緊接著巨大的力道將他甩飛出去！

戰天像被人扔到空中的麻袋，「砰」一聲掉在地上，又滾了幾圈才停下來，灑下一地熱血。落地之後周身劇痛，喉頭一甜，「哇」一聲吐出一口鮮血。胸中氣血翻騰，一時無法起身，眼見黑衣人手持重劍走來，戰天咬緊牙關，全身肌肉繃起，若是對方敢上前補刀，他便拚命搏個兩敗俱傷！

但黑衣人並沒有像戰天想的那樣上前將他置於死地，而是駐足於三步開外。

由下往上看去，戰天終於窺見到面具下那雙眼睛，深邃狹長、長睫半垂，烏黑的瞳仁裡波瀾不興，竟找不到一點殺意和戰意。

戰天有些發楞。

「從今以後，爾等不得寸進。」

黑衣人看著戰天一字一頓地說，輕柔如水的溫潤嗓音猶如春風拂面，清清楚楚地傳至方圓半里內每個人耳裡。

聞者駭然，這是何等功力！

交戰忽然停了下來，城下偌大荒原上一片寂靜，不知是誰突然高喊一聲，「戰天敗了！」

聲音頓時像瘟疫一般蔓延開來，東國的士兵紛紛高聲叫道：「惡魔敗了！惡魔敗了！」

祁國士兵灰白了臉色，就像心中的擎天之柱陡然崩塌。

戰天咬著牙，面色黑沉。

戰無不勝的殺神居然敗了，敗得乾淨俐落，毫無回轉之地。祁軍亂了陣腳，東軍卻找回信心和勇氣，局勢瞬間逆轉。

黑衣人沒有再入戰局，一言不發轉身走向城門。一個侍從打扮的少年跌跌撞撞跑出來，來到黑衣人身邊接過他手中重劍，急切地追問，「殿……呃，少爺，你還好嗎？」

黑衣人微微點頭，沒有說話。

兩人走到城下，瀧福城城門已開，士兵們列於門後，以景仰的目光望著這個突然出現力挽狂瀾的神祕人，賀南天帶著一干將領上前迎接，但不等他說話，那侍從已上前壓低了聲音說：「賀老將軍，還請您給我家少爺準備一個休息之處！」

他面色懇切，賀南天楞了楞，忽然明白了什麼，連忙揮手讓眾人讓開，拱手道：「這邊請！」

賀南天和黑衣人主僕上了馬車，放下車簾，當外界的視線無法再窺見車內時，黑

衣人筆挺的身體陡然倒下，軟軟地靠在侍從身上。竹心小心地將自家主子的身子扶好，讓他躺得更舒服些。

賀南天不由得低呼，「你——您沒事吧？」

黑衣人擺擺手，幾聲咳嗽，慢慢摘下了面具。

賀南天陡然瞪大了眼睛。

那是一張年輕的面容，完全無法與他剛才展現的驍勇產生聯想，年輕人有著之於男人來說太過秀氣的尖挺瓊鼻，白皙的臉頰上泛著病態的潮紅，嘴唇蒼白無色。看上去就像是個斯文溫和的儒生，長年待在室內，手捧清茶與書卷，絲毫沒有悍將身上常見的野性。

此刻年輕人似是倦了，輕闔眼皮，眉目間只留一片沉靜，戰場上將戰天壓制得毫無還手之力的悍將，居然如此俊秀又虛弱，這固然令人吃驚，但卻不是讓賀南天震驚的原因。

賀南天顫抖地跪下，叩首道：「參見九殿下！」

黑衣人壓抑著聲音輕咳，咳得厲害了，眼角也泛起了桃紅。

良久，他才騰出手來朝賀南天擺擺手，輕柔而緩慢地說：「賀老將軍不必多禮，快起來吧。」

賀南天在一邊坐下，關切道：「九殿下，您還好嗎？您怎麼……呃，您怎麼——」

賀南天語無倫次，他本想問對方怎麼會突然就跑到戰場上來，可話要出口時才發覺不對，九皇子夏凌韻兒時遭奸人暗算，之後身體虛弱，一年中有大半時間都在靜養，冬避寒、夏避暑，怎麼突然變得力大無窮，還把那大殺四方的戰天給打得毫無招架之力？

「賀……咳咳……」

夏凌韻剛開口，又咳得不能自己。

竹心連忙替他撫背順氣，代為解釋道：「賀老將軍，殿下本在榮揚城休養，是星姬娘娘傳書告知戰況危急，讓殿下前來迎敵的。」

「原來是星貴妃！」

賀南天恍然大悟，既然是九皇子的生母星姬發話，那為什麼以體弱聞名的九皇子會出現在這裡，又能如此凶悍就輪不到自己過問了。

馬車一路駛進城中主帥府，夏凌韻被侍從攙扶著下車後便直接進房休息了，外袍一脫，他立刻躺到床上。他看上去累極了，像剛剛透支完所有體力。

竹心端來熱水為他擦拭汗涔涔的身體，眼眶微紅，哽咽道：「殿下，您……您這樣，對身體太傷了……」

夏凌韻閉目不語，像是已經睡了。

戰天躺在床上，望著灰黑色的軍帳頂，全身上下殘留著黑衣人帶給他的劇痛和恥辱，那雙波瀾不興的眼睛在眼前揮之不去。

戰天已經很久沒有嚐過敗北的滋味，他仗著天生神力，使一柄百斤重的長柄大刀，多年來在戰場上衝鋒陷陣、橫掃千軍，卻不想在小小的瀧福城下吃了大虧。

黑衣人是誰？以前怎麼沒聽說過東國還有這等人物？

黑衣人的黑馬和黑劍都不是凡品，能有此等裝備的人應該出身富貴才對。如此悍將若能有個好出身，應該很早就嶄露頭角了，怎麼會從沒聽說過？

戰天想來想去想不明白，也懶得再想，黑衣人是何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下次再戰，自己定要勝他！

戰天咬牙在心中立下誓言，與此同時，帳簾被撩開了。

前鋒軍的主將李貴宏走了進來，立於床前，面色黑沉地看著戰天。

戰天瞥了他一眼，一動不動。

李貴宏的臉色更難看了，厲聲道：「戰天！你擾亂軍紀，本將要將你依軍法處置！」

戰天冷笑。這個李貴宏心眼不比針大，自己入軍時與之發生了一點小摩擦，他就一直記恨，處處為難。之前自己屢立戰功，李貴宏硬是當做沒看見，要嘛不給他請功，要嘛就請個米粒大的小功。幸而之前戰鬥中自己的表現被元帥楊宗麒看在眼裡，不但直接下令提拔他，還將李貴宏責罵了一頓。這事自然是讓戰天暗爽不已，不過也令兩人嫌隙加劇。

眼下李貴宏不但沒有對自己的手下表示關切，反而妄加責難，用心險惡，戰天心知肚明。

一向被祁軍視為不敗殺神的戰天居然被一個黑衣人打敗，前鋒軍軍心大損，再沒有之前勢如破竹毫無畏懼的氣勢。李貴宏立刻抓住這個尾巴，想要將戰敗的罪名扣到戰天頭上。

但戰天絲毫不懼。

戰天不屑地撇撇嘴，嘲諷地笑道：「隨你處置，只要黑衣人衝鋒時你能擋得住。」

李貴宏的臉頓時變成青色。

李貴宏雖然不是個廢物，但論戰力卻只有戰天的一個零頭。連戰天都擋不住的人，他李貴宏怎麼擋得住！若黑衣人以那樣凶猛的姿態對祁軍發起衝鋒，沒有戰天，只怕輸贏勝敗立馬就要逆轉！

李貴宏的臉色青了又紅，紅了又青，戰天笑吟吟地瞅著他，欣賞這令自己無比愉悅的變化。

「不要太得意！」李貴宏冷哼一聲，拂袖而去。

「哈哈，一路好走，不送！」

戰天得意地大笑，根本不將自己的頂頭上司放在眼裡。

第二章

戰天手臂受傷，看上去瘡人，實際上並不嚴重，休養幾天就活蹦亂跳了。期間祁軍也進攻過幾次，但賀南天只迎戰過一次。兩軍交戰，黑衣人在軍陣中所向披靡，祁軍不敢與之接戰，不得不倉卒退兵。其餘幾次東國方面都據城而守，高聳的城牆讓祁軍無法逾越。

戰天隨著大軍來到城下，這次他沒有急著衝上去，站在後方梭巡著黑衣人的身影。但他失望了，他沒有看到任何身著黑衣的陌生面孔。

戰天想了想，不理會李貴宏在後面的吼叫，縱馬衝出了軍陣。

來到城牆下，他舉刀對著城樓上的賀南天叫囂道：「白鬍子老頭！把你們那個黑面皮放出來，老子再和他一戰！」

賀南天冷笑，「無知豎子也敢來我城下叫囂！」

戰天罵道：「白鬍子老頭，有本事你就下來和我這個豎子打上一場！沒本事的人才在上面動嘴皮子！」

賀南天不受他挑釁，乾脆轉頭不理他。

戰天眼珠轉轉，大聲罵道：「你們東國人都是沒種的！僥倖贏了一次就不敢來第二次了是不是？哈哈，老子知道了，定是那黑面皮的怕了，怕輸了！臭老頭，你不吭聲，是心虛了是不是！我就知道……」

賀南天雖然知道這是對方的激將法，可聽多了還是忍不住氣得吹鬍子瞪眼睛，只是一想到府中那位的情況，也只能暗自嘆息。

賀南天已從竹心口中得知，夏凌韻雖然爆發的時候力量極強，但並不持久——這也是為何那天他沒有殺了戰天，實在是因為後繼無力，只能放對方一馬。而且每次戰鬥過後他要靜養兩、三天才能恢復。

前幾日祁軍攻城太凶，夏凌韻帶兵出城應戰，戰果輝煌，代價卻是今天必須臥床休息。

戰天自然不會想到，他想像中虎背熊腰、一臉橫肉的黑衣人此刻正靜靜靠坐在床頭，手捧藥碗淺淺抿著藥汁，不時發出幾聲輕咳。

「殿下，那個戰天太過分了，竟然在外面罵您！」床前，竹心憤憤不平地說：「手下敗將也敢這麼囂張，殿下，下次您一定要給他個教訓，好叫他再也不敢冒犯您！」

夏凌韻的臉色依舊蒼白，只有兩片薄唇異常紅潤，他神色淡然地喝著湯藥，似乎根本沒聽到自家侍從說話。

竹心憤怒又沮喪，他希望自家主子能大展神威好好教訓一下那個口無遮攔的渾球，但夏凌韻的身體狀況如何他最清楚，就像是一口井，要往外舀水，總待等裡面蓄滿水才行，而現在這口井還是枯的。

「殿下……」

「竹心。」

竹心還想說什麼，夏凌韻卻打斷了他。

夏凌韻並未抬頭，目光落在空碗上，似乎只是隨口問：「你還記得，我們為什麼而來嗎？」

他的語調很緩慢，像是每一個字都經過斟酌，溫和輕柔的聲線顯得優雅而威嚴。雖然這樣的聲音竹心已經聽了很多年，然而每次主子開口，他都不由自主地萌生敬畏之心——哪怕對方從未訓斥過他。竹心想了想，不太確定地答道：「是為了阻止祁國繼續進攻？」

「現在，祁國軍隊的腳步已經止住了。」

夏凌韻看似有些沒頭沒腦地淡淡說了一句，竹心心裡一顫，慌忙低下了頭。

「是，殿下，竹心知錯了。」

戰天在城下罵得口乾舌燥，就是沒人理他，後方又傳來收兵的號角，縱然不甘心，也不得不跟著回去。回到軍營，立刻被通知去主帥牙帳議事。

「搞什麼！不是時間還沒到嗎？怎麼這麼快就收兵了！」

戰天鎧甲都沒脫，風風火火地闖入牙帳大聲喝問。然而話音未落，他就楞住了。這、這……

坐在主位上的中年男子威嚴開口。「是我下的令。」

戰天像個做錯事被抓包的孩子手足無措地站在那兒，訕訕道：「元帥，我……」

發話之人正是祈國這次北征的主帥楊宗麒，戰天雖然桀驁不馴，但楊宗麒對他有知遇之恩，他還是很敬重的。之前元帥所在的中路大軍還沒有抵達，他沒想到對方會在這裡。

楊宗麒無奈地搖頭，「你還是這個暴躁性子。大夥正在商議戰策，你先坐下吧。」

李貴宏插嘴道：「元帥，戰天不過是前鋒軍的一名副將，這樣重要的場合他恐怕……」

楊宗麒看了他一眼，卻道：「無妨，戰天是此次北征的重要戰將，讓他聽聽也有好處。」

「……是。」李貴宏瞪了戰天一眼，很是不甘。

戰天咧嘴一笑，在角落裡找了個位子坐下，環視一圈，这才發現此次北征前鋒軍和中路軍的所有高級將領都在這裡了。

不知是不是特意为戰天解釋，楊宗麒說道：「剛才戰報傳來，夏正霖任命九皇子夏凌韻為主帥，援軍今晚就會到達瀧福城。」

夏正霖正是東國皇帝的名諱，這裡是祁軍牙帳，自然沒那麼多忌諱。但戰天卻很是疑惑，嘀咕道：「這有什麼稀奇的？讓一個皇子擔任主帥不是很正常嗎？」

此時大家都沉默著，他的聲音顯得格外清晰。楊宗麒立刻瞪眼看來，責怪道：「戰天，你這小子，還是毛毛躁躁的一點長進也沒有！」

戰天撓撓頭，訕笑著不敢頂撞。

但楊宗麒還是使了個眼色，讓軍師對戰天解釋。

「戰副將有所不知，這位九皇子自小體弱多病，平時別說騎射比武，就是劇烈點的活動都不參加。聽說有一次東國皇室圍獵，夏凌韻跟去玩，沒想到還沒回來就病倒了，後來足足休養了兩個月才康復。讓這位殿下戰場不是送死嗎？」

戰天聽得一楞一楞，好半天才說：「說不定是有人看他不順眼呢？」

軍師搖頭，「怪就怪在這裡了。夏正霖非常寵愛這個兒子，但因為他身子弱又沒有野心，和其他皇子間的關係很好。而且夏凌韻的母族在東國地位超然，大家對他都十分禮遇。」

眾人沉默了一會，李貴宏忽然說：「反正也就是個病秧子，不足為懼。」

軍師不贊同道：「此言差矣，萬一夏凌韻體弱乃是故布疑陣呢？」

體弱多病一裝二十幾年，說起來有些不可思議，但皇家的事情誰能說得準。

但沒想到李貴宏卻笑了起來，那笑聲聽得軍師面色難看。

「軍師有所不知，這……」他忽然將身子往前探了探，壓低了聲音說：「夏凌韻中毒一事，乃是當年末將一手策劃，絕無作假的可能！」

牙帳中一片倒吸冷氣之聲，連楊宗麒也微微變了臉色，盯著李貴宏，似乎想要看穿其話中的真偽。

戰天沒有那麼敏銳的政治意識，聽了李貴宏的話也只是覺得好奇而已。

見吸引了眾人的注意，李貴宏得意道：「當年星姬為夏正霖產下麟兒，吾王憂心這個孩子萬一繼承了星姬的能力又成為東國國君，會讓祁國萬劫不復，因此召集朝中幾位大臣商議對策。眾人畏懼星姬的能力束手無策，末將向宰輔大人提議，挑撥夏正霖後宮紛爭，藉此向夏凌韻下慢性毒藥。當時夏凌韻不過三歲小童，毒藥要日積月累才能顯現出功效，就算星姬能夠未卜先知，也防不勝防。後來……」他嘿嘿笑了兩聲，結果不言而喻。

夏凌韻六歲那年忽然大病不起，危在旦夕，御醫檢查之後才發現是中毒。夏正霖大怒，下令徹查，這場紛爭波及後宮多位嬪妃。後來夏凌韻雖然撿回了一條命，但身體卻變得非常虛弱。

旁人只道是普通宮鬥而已，卻沒想到居然是祁國一手策劃。

如今真相大白，眾人皆詫異不已。

戰天一肚子疑問，既不知道那星姬為什麼地位超然，也不懂夏凌韻當初發生了什麼，只是眼下無法詢問，只好暫時按下。

眾人商議了一陣，最後只道等夏凌韻到來後，看看情況再做定奪。

傍晚時分，探子來報瀧福城中援軍已到達。共十三萬，加上瀧福城中原來的一萬人馬，將近十四萬人。而祁軍為了守住陸續占領的土地，有三萬人馬分散在後方的城池裡，戰線上只剩不足九萬人。

兩軍之間的實力對比一下子倒了過來。

第二日早晨，祁軍吹響了集結的號角，戰天抓來一人問了才知，竟是東國九皇子率軍進攻。

「一個病夫膽子倒是大！」

戰天轉念想起那強悍的黑衣人，頓時來了興致，上馬衝在最前面，遠遠看見東軍之中一面黑底金邊的旌旗高高飛揚，上書一個金色大字「東」，正是皇室的大旗！

戰天眯起了眼睛，千萬人中，他捕捉到一抹黑色的身影。

依然一身烏黑，沒有了面具的遮擋，一張白皙的面孔隱約可見，隔得遠了，戰天看不清對方的容貌，只覺得那人的長相似乎沒有想像中凶悍。

是不是他？

戰天正想著，黑衣人已騎著馬從軍陣中走出，旁人似乎要阻攔，但他並不理會。身影慢慢地完全顯露出來，他胯下並不是那天見過的黑馬，而是一匹棗紅大馬，黑色重劍掛在馬背上，隨著馬匹的腳步微微晃動。

黑衣人漸漸走近時，戰天終於看清了對方的容貌。

瓷白的肌膚、嫣紅的唇，眉眼溫柔而沉靜，沒有殺氣，也不銳利，反倒像仙人一般優雅出塵。

戰天楞住了。

這、這就是黑衣人？

身邊一名將士「咦」了一聲，戰天側目看去，就聽那將士壓低聲音解釋道：「他就是東國九皇子夏凌韻！」

戰天頓時瞪大眼，「什麼？」

「就是他！」將士肯定地說：「我前年跟使節去東國的時候才見過他！一點都沒變！」

「可他不是一個病夫嗎？」

「這……這我不知道，那時我看到他確實覺得他很虛弱啊，臉上沒有血色，做什麼都慢吞吞的，好像隨時會暈倒一樣——呃，你看他現在也是這樣，慢吞吞的……」將士這麼一說，戰天也發覺了，夏凌韻騎馬走出來的樣子確實有點……太悠哉了！那模樣根本不像主帥在戰場上，反而像是文人墨客騎著小毛驢在名山大川間徜徉。

戰天抽抽嘴角，只見那傳說中的病秧子走到兩軍對陣的空地中，沉靜的目光從祁軍身上掠過，最後落在他身上。

「戰天。」夏凌韻開口了，溫柔的聲音、緩慢的腔調，遠遠的卻無比清晰地傳入每個人耳裡，猶如高山上悠遠的鐘聲，沉穩而威嚴，「出來。」

戰天眉毛一挑，不等己方主帥發令，已經縱馬奔出，來到夏凌韻面前，近距離打量對方，就表面上看去，夏凌韻確實顯得很單薄。

「做什麼？」戰天歪著腦袋說。

「讓你服輸。」

夏凌韻拔出重劍，猶如潛龍出淵，劍鳴之聲不絕於耳。

好個自大狂！對胃口！

戰天嘿嘿笑了兩聲，雙腿踢了踢馬肚，馬兒穩步後退，當退到五十步遠時，他橫起長柄大刀。

周圍漸漸靜了下來，千萬雙眼睛注視著場中央的兩個人。

隔著黃沙，戰天與夏凌韻目光相碰，冥冥中像是有一個人陡然喊了開始，兩人不約而同地驅策戰馬朝對方狂奔而去，大刀和重劍同時劃破空氣，帶著凌厲的聲勢朝對方面門而去。

「鏘」一聲巨響，刀劍相撞，站得近的士兵不由自主地捂住耳朵。場中兩人兵器一觸即離，馬頭調轉，翻手之間又是一次碰撞。

上次戰天被夏凌韻打得措手不及，屢失戰機，以至於毫無反手之力，這次他做好了準備，交手之時感到刀上傳來巨力，刀刃一斜卸去大半，雖然夏凌韻第二波攻擊緊接而來令他無法反擊，卻也不像上次那樣狼狽不堪。

夏凌韻依然是搶攻強攻的路子，一劍劍暴風驟雨般地落下，如山崩、如海嘯，幾招下來，戰天竟有氣力不繼之感，剛想找個機會緩一緩，不想夏凌韻忽然一劍橫掃，他不得已滾下馬背，夏凌韻緊接著拍馬追上，重劍突刺，直取戰天心口。

戰天疾步後退，避開了這一擊。夏凌韻一擊不成，馬兒奔出四、五步遠，再回頭

時，已和戰天有一段距離，兩人陷入對峙。

喘息間，戰天將這張連戰鬥時都溫文爾雅的俊秀面孔仔細看了看，那臉、那身板、那雙手，怎麼看都不像擁有如此撼山巨力。

「小白臉，不是聽說你體弱多病嗎？」他不解地問：「怎麼一身力氣比老子還大！」

夏凌韻沉默了一下，卻問：「服輸嗎？」

戰天嘴一咧，叫道：「不服！」

夏凌韻不做聲，逕自翻下了馬。戰天立刻繃緊了神經。不過夏凌韻並沒有立刻進攻，而是動作悠然地給馬兒撓著下巴，那馬兒似乎十分眷戀主人的撫摸，長長的馬臉晃來晃去不捨得離開主人的手。

似是知道坐騎的心意，夏凌韻微微低頭，紅潤的唇輕吻馬臉。

戰天看直了眼，忽然覺得喉嚨有點乾。

長得倒是挺漂亮，要是個女人就好了……

戰天正胡思亂想，那邊夏凌韻已將愛馬趕到一邊，場中只剩他們兩人。戰天面色微沉——看樣子這小白臉是打算和他單挑了。

果然，夏凌韻動作一頓，身形微動，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搶上前來，戰天雖然已經橫刀做了準備，還是被打了個措手不及。

巨力從刀柄誘入掌心又傳入胸口，戰天牙關緊咬強壓下喉間那口血，腳下疾退卸力，夏凌韻隨之貼上。兩人一退一進，連走數步，戰天終歸還是吃了大意的虧，長柄大刀被夏凌韻壓到胸膛上狠狠一推，整個人立時倒飛而出！

「噗！」

喉間那口血還是噴了出來，戰天整個人在地上滑了一步遠才停下來，護膝應聲而碎，胸中氣血翻騰，全靠大刀撐在地上才沒有完全摔倒。

夏凌韻又問：「服輸嗎？」

「不服！」戰天嘴硬地說，又吐出一口瘀血，但即使這樣，他依然強撐著站起來，擺出迎戰的姿勢。

夏凌韻看著他，目光中似乎有什麼在閃動。

戰天強撐著，雖然他很想進攻，但心有餘而力不足，他現在只希望夏凌韻再出招時自己別倒得太難看。

但令他意外的是，夏凌韻只是看了看他，隨後朝不遠處的棗紅大馬招招手。那馬兒立刻飛奔而來，夏凌韻上了馬，將重劍插回鞘裡。

在萬眾矚目之下，夏凌韻丟下嘴角還掛著血的戰天，騎著他的棗紅大馬，像老頭子遛馬一樣，慢慢地、晃晃悠悠地，回東國軍陣了。

就這樣走了？

所有人都難掩意外，戰天更是傻了眼，疾追了兩步大叫道：「喂！你幹什麼？幹麼不打了？」

夏凌韻回頭看他一眼，那目光好像在說「這不是很顯而易見嗎」。但顯然，除了他自己，別人都明白他的想法。

或許是察覺了眾人的疑惑，夏凌韻慢悠悠地開口了。「你受傷了。既然不服，那

下次再打。」

啥？還能這樣？

眾人怔愣間，夏凌韻回了己方軍陣，與賀南天耳語了幾句，隨後帶著一個少年將士，離開軍陣朝城門走去。

戰場上出現一種詭異的安靜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夏凌韻所吸引，不論是主帥還是士兵，都被他的不按牌理出牌給弄懵了。

夏凌韻這是自家事自家知。他無法久戰，本來想借著輪番搶攻在短時間內將戰天解決掉，但戰天的威名也不是白來的，沒那麼好解決。剛才幾次攻擊夏凌韻已到極限，不宜再戰，再打下去只會讓局面變得難看，倒不如藏拙，反正現在戰天也無法在戰場上對東軍造成威脅。

夏凌韻走了，戰天也被人扶著離開了戰場，剛剛才養好傷的他又得回去養傷了。接下來的戰鬥結果和夏凌韻預料的差不多，戰天連續戰敗嚴重影響了祁國軍心，東國在援軍到來之後軍力又占了上風，如此狀況之下，祁國戰敗不久矣。

「那就是體弱多病的九皇子？他媽的比老虎還壯——哎哟！」

戰天在自己的帳篷裡大罵，情緒一激動，胸口又一陣悶痛，一屁股跌回了床上，揉著胸口好不鬱悶。

「什麼中了毒、體弱多病，都他媽的在放屁！那力氣跟牛一樣，老子都打不過，這樣叫體弱多病？那天下人不都要進棺材了！」

戰天罵罵咧咧地自言自語一陣，想到今天元帥下的撤兵命令又是一陣煩悶。

自夏凌韻參戰以來，兩軍局勢就倒了過來。以前是戰天殺得東軍潰散、軍心大亂，現在換成夏凌韻殺得祁軍毫無還手之力。雖然戰天也能抵擋一二，但每次都被打得內傷，得休養三、五天才能再出戰，而那邊夏凌韻隔兩、三天出陣一次，實在讓人招架不住。敗陣是其次，關鍵是軍心全散了，大家不敢打，這戰注定要輸，更別說東軍仗了地利，人數上也大占優勢。

楊宗麒審時度勢，認為將兵力浪費在瀧福城沒有意義，不如退回之前攻下的蘭州城，一方面休整軍備，另一方面鞏固現有戰果，畢竟現在的局勢對他們來說太過不利。

於是戰天就成了斷後的將領。全祁軍只有他能和夏凌韻打上兩個回合，沒有他，夏凌韻一個衝鋒，斷後的軍隊立刻就散了。

戰天對這個任命也沒有絲毫猶豫。

戰天不知夏凌韻無法久戰，只道夏凌韻每次將他打傷之後便不再追擊，來來回回幾次，每次都讓自己毫無顏面地被人抬回後方。開始戰天是惱怒，覺得夏凌韻看不起自己，一來二去，惱怒之心漸漸淡了，倒是有些喜歡上這樣暢快淋漓的戰鬥，就像是好友之間的比試，點到為止。

但身為男人，身為一名戰將，他還是希望能和夏凌韻堂堂正正地戰到最後，哪怕是死也心甘情願！

得知戰天斷後，夏凌韻立刻上馬衝在最前面。他的目標是戰天，其他人自然有其他將士去對付。

夏凌韻希望能夠一鼓作氣，將軍心潰散的祁軍打出去，不給對方休整的時機。

正所謂，趁他病，要他命！

戰天和夏凌韻各自帶著親兵一跑一追，漸漸偏離了部隊，跑上一處山道。

夏凌韻尋思著是否還要繼續追，騎馬追擊也是消耗體力的，他的力量就是一缸水，這麼一勺勺地把水舀光了，到時就沒力氣戰鬥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果斷放棄，反正現在戰天已不會影響到前方戰局。

但就在夏凌韻準備回頭時，戰天卻突然停了下來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前面出現一處斷崖，崖前開闊，崖下雲霧繚繞，深不見底，戰天已無處可去。

戰天勒緊了韁繩回過頭來，大刀直指夏凌韻，「病秧子，敢不敢和老子在此一戰？」

夏凌韻掂量了一下自己的體力，有些猶豫。

戰天眼珠轉轉，又開口叫罵道：「小白臉，你每次都不捨得對老子下殺手，莫不是看上老子吧？嘿嘿，看你生得這麼俊俏，老子也不介意犧牲一下。」

激將法對別人有用，對夏凌韻是沒用的，他的出身和境遇早已讓他學會了什麼是寵辱不驚，面對戰天的侮辱，神色沒有絲毫變化，只在心中斟酌的是否要戰、是否能戰。

但竹心卻沒有那麼好的涵養，立刻回罵道：「你這個不要臉的流氓，竟敢對殿下不敬！」

「我就是不敬了，你能把我怎麼著？」戰天坐在馬背上還能扭扭屁股，一臉欠揍，

「你家殿下都捨不得老子，你算個屁！」

「你——」

「竹心，退下。」

夏凌韻喝止了侍從的對罵，看著戰天，淡淡道：「你想怎麼打？」

「我和你，一對一，就在這裡！」戰天比比手指，劃下道來。

「那來吧。」

夏凌韻比他還乾脆，當先下了馬，提劍來到空地中央。

「殿下！」竹心急切地叫道，想要上前，卻被夏凌韻抬手制止了。

「退下。」

「可是，殿下，他……」

「退下。」

溫柔的聲音，但不容置辯。

竹心張了張嘴，最後只能垂頭退後。

夏凌韻知道侍從擔心什麼，但眼下的情況卻不容他選擇。與戰天交手多次，他也多少瞭解對方無賴的性格，既然將自己引到這個地方，顯然是做好決一死戰的準備，即便不理會他的挑釁離去，戰天肯定也會追在後面逼自己與之決戰。到時體力消耗更多，勝算更低。

戰天嘿嘿笑了兩聲，跳下馬，將自己的人趕到一邊去。

雙方人馬在斷崖上給兩人騰出一塊空地。

夏凌韻看著眼前這個始終不肯服輸的男人，麥色的肌膚，英挺的五官，軍人硬氣十足，但更加張揚的是那股狂傲不羈的痞氣。本來以為只是個投了軍的混混，倒沒想到對方相當倔強，多次慘敗始終不肯低頭，想想還是值得敬佩的。

夏凌韻想了想，忽道：「到我巢國來如何？」

「啊？」戰天楞了楞，好半天才哈哈大笑，「病秧子，我戰天雖然不要臉，但忠義兩字還是知道的，你此時拉攏我不是時候吧！」

夏凌韻點點頭沒有多說，在他看來戰天是員猛將，但還沒到非要不可的程度。戰天嘟囔道：「病秧子，你這人可真奇怪，說話做事慢吞吞的，一點也不像個主帥，現在連個皇子都不像了！」

夏凌韻不理他說什麼，只淡淡道：「打嗎？」

「打！來吧！」

戰天吼了一聲提刀衝上，與夏凌韻戰在一塊。

兩人交手多次，對彼此的功夫路數也都十分熟悉，同樣是天生怪力，夏凌韻除了力量更勝一籌之外更多了幾分技巧，一柄重劍在他手中靈動迅捷，第一次見面時一招「靈蛇上樹」就差點削掉了戰天的手指，這等需要技巧的招式戰天是用不來的。戰天就是純粹的野路子，招式大開大闢，用的又是百斤重的長柄大刀，衝鋒時橫衝直撞誰也擋不住，但一對一的比鬥就不免吃虧。按說夏凌韻該是穩勝，無奈他不能久戰，往往將戰天打傷後就後繼無力，這才讓戰天活蹦亂跳到今天。刀劍相交，嗡鳴聲不絕於耳，大多時候都是夏凌韻壓著戰天打，但戰天沒那麼多講究，看形勢不對就驢打滾地一路滾走。雖說生死攸關之時形象什麼都是浮雲，但搞得像滾糞球一樣也太難看了，夏凌韻看他如此無賴，心裡好氣又好笑，只是臉上沒什麼表情。

眼看拆了幾十招都沒將戰天這大蟑螂給壓死，夏凌韻知道不能這麼拖延，看戰天又要逃，腳下一錯，眾人只覺得眼前黑影一閃，夏凌韻突然出現戰天眼前。

戰天哪想到他還有如此奇詭絕倫的身法，聽頭上重劍風響，情急之下就著剛才閃躲的去勢猛往前一撲，居然讓他抱住夏凌韻的大腿。

夏凌韻猝不及防被撲了個正著，重心不穩向後倒去，眼角餘光瞄見身後不遠就是萬丈絕壁，連忙撤劍往後倒插。

重劍在地面上激起一片碎石，夏凌韻借力抬腳，欲將戰天踹開，然而不等他動作，足下忽然踏空，竟然再次往後倒去！

本以為是戰天作亂，沒想到低頭一看，戰天瞪圓雙眼，那神情比他還要吃驚！

電光石火間，夏凌韻從戰天那雙烏黑的眸子裡看到原因——

竟是自己情急之間倒插重劍插得太猛，將這一小塊突出的絕壁給捅裂了！

「殿下！」

「副將！」

夏凌韻被戰天抱著摔向萬丈深淵，聽見竹心和雙方將士的驚呼自絕壁上方傳來，然而剎那間雲煙沒頂，什麼都聽不到、什麼也看不到了。

第三章

兩人急急下墜，耳邊風聲呼嘯，戰天哇哇亂叫。夏凌韻哪有心情管他，迅速冷靜下來，見眼前煙霧漸散，嶙峋崖壁重新出現在眼前，不敢遲疑，雙手握劍，用盡全身力量狠狠插向崖壁！

「錚錚錚錚！」

一串刺耳的金石碰撞聲令夏凌韻和戰天都忍不住皺起眉頭。崖壁出乎意料地堅硬，但夏凌韻天生怪力，此刻又用盡全身氣力死命一擊，硬是讓他將重劍插入崖壁之中，在石頭上破開好大一條裂痕，劍入兩尺，文風不動，將人牢牢掛住。夏凌韻終於鬆口氣，雖然眼下不上不下的沒個著落，但也比一路下墜直接摔死來得好。

但此刻夏凌韻已要油盡燈枯，堅持不了多久——特別是身上還掛了個人！

夏凌韻瞪著死抱著自己不鬆手的戰天，冷冷道：「下去！」

戰天卻無賴地吐出舌頭。「不要！」

夏凌韻雙手握劍，只能用腳踢他，但戰天抓得死緊，跟水蛭似的，根本踢不開。夏凌韻拿他沒辦法，便將目光投向旁邊，見不遠處的峭壁上有一棵盆口粗的松樹橫生而出，便道：「你爬到那樹枝上去。」

戰天想都不想便回絕了。「不要！」

夏凌韻有些惱怒，話音依然平緩，但口氣已經不那麼溫柔。「你這樣抓著我也沒用，最後只會兩個人一起掉下去。你到樹枝上去，好歹還有條活路。你若不過去，就等著一起死。」

戰天這才意識到兩人身陷絕境，夏凌韻已不再是純粹的敵國主帥，看了看環境，發現對方的提議的確現在最好的方式。

他不好意思地乾笑了兩聲，騰出手腳爬到崖壁上，好在崖壁還有些坡度，他像壁虎一樣貼著崖壁慢慢爬向松樹。隨後夏凌韻也爬了過來，與他並肩坐在樹幹上。兩人轉頭四顧，三面雲海，唯有身旁山壁可以借力。然而頭上是絕壁萬丈，想要爬上去根本不可能，腳下也氤氳靄靄，看不清楚狀況……

「我們似乎離地面不太遠了？」戰天低頭看著嘟囔道，隱約看到一大片灰影，也不知是不是地面。

夏凌韻也低頭看去，靜默良久，微微點頭。

戰天一喜，道：「那我們下去瞧瞧！」

夏凌韻點頭，卻不見戰天動身，反而取出短刀剝起樹皮。

「你幹什麼？」他不解地問。

「搓條繩子。」戰天眼也不抬地說。

「搓繩子幹什麼？」

戰天抬頭，這才發覺夏凌韻是真不明白，便解釋道：「把我們兩個綁在一起啊。」又看夏凌韻臉色不對，他無奈道：「老兄，你也不看看這崖壁多陡峭，誰知道離地面還有多遠，萬一個失手摔了怎麼辦？兩個人綁在一起好歹能互相照應一下！眼下我們可是一條繩子上的蚂蚱，先能活下去比較重要對不對？」

戰天有些謹慎地看著夏凌韻，他還真怕對方突然來個什麼陰的。

夏凌韻考慮了一下點頭認可。

戰天看他目光澄淨，暗想這人應該不會是個小人，這才勉強相信。

繩子兩頭分別繫在各自腰間，兩人開始向下攀爬。

兩人都是氣力過人，在有坡度的崖壁上抓著突起的石頭行進，過程沒有想的那麼艱難，然而結果卻不怎麼美好。

爬了沒多久，兩人落在一塊突出的平台上。

「看來剛才在上面看到的黑影就是這鬼東西了！」

戰天氣惱地跺腳。

夏凌韻也是眉頭緊皺。

這平台寬十步長二十步有餘，剛才在上面隔著煙霧看下來黑綽綽的一片，還以為是地面了，卻沒想到只是個突出的石台而已，他們站在石台上往下看，又是深不見底，往下丟個石頭都聽不到回聲。

誰都不知道下面是什麼情況，別說夏凌韻已經無力再爬，就算是生龍活虎的戰天也不敢貿然往下。

夏凌韻只能坐下休息，閉目調息，盡量恢復力量。

戰天奇怪地看他一眼，還以為是貴公子的嬌氣發作了，也沒理會，休息了一會兒，起身在平台上搜尋起來。

事實上，戰天也沒抱多大希望，盡人事聽天命而已，不過貼著崖壁摸索一陣，還真讓他找到一個洞口。

那洞口約莫半個人高，他探頭看了看，發現是條狹長的通道，黑黝黝的，也不知後面會是什麼狀況。

他嚷嚷道：「病秧子！過來瞧瞧，這裡有個山洞，搞不好能通到外面！」

夏凌韻走了過來。

「裡面是什麼？」他問。

戰天攤攤手。「不知道，反正再壞不會比現在更壞了！走吧，我們進去看看！」

周圍是懸崖峭壁，鳥獸絕跡、毫無生機，待在這裡不出三天就會被餓死，入洞說不定還能有所轉機。夏凌韻想及此，看戰天已經先一步進去，猶豫了一下，也跟著進去。

兩人在狹窄的通道中爬行，戰天在前面舉著火摺子。夏凌韻氣力已竭，慘白著臉勉強堅持著，好在爬了沒多久，通道漸漸開闊，能夠讓人彎腰前進，又是下坡，還算省力。一路蜿蜒曲折，兩人不知走了多久，終於走到一處寬敞的洞穴，洞穴另一邊更透來亮光。

兩人皆精神一振，加快步子。一個足有三丈寬的洞口出現在眼前，陽光明媚，刺得他們不由得抬手遮眼，好半天才適應過來。

出洞一看，眼前的居然是個鳥語花香、鮮花遍野的綠谷，戰天歡呼一聲當先跑了出去，夏凌韻扶著岩壁慢慢走出，精神一鬆，竟不由自主地跌坐在洞口。

戰天聽到動靜回頭，冷不防看到夏凌韻面色慘白、冷汗涔涔，隱隱顯露出油盡燈

枯之色，吃了一驚，連忙跑回來。「病秧子，你沒事吧？」

夏凌韻嘴唇顫抖著說不出話來。

戰天摸了摸他的額頭和手心，發現其手腳發冷，更是吃驚。

「病秧子，你怎麼了？喂！別嚇我啊？」

戰天連喚了幾聲，夏凌韻才輕輕吐著氣回應道：「我……沒事……」

「你當我瞎了啊！你這哪叫沒事？有藥沒有？」

「不用了……」

「少廢話！有藥沒有？在哪裡？」

戰天喝斷夏凌韻的拒絕，在他身上摸索起來。夏凌韻無力反抗，只得任由戰天上下其手。戰天從他懷裡摸出了個藥瓶，倒出一粒，藥丸清香四溢。戰天看那成色不像毒藥，不由分說給夏凌韻餵了進去。

藥丸下肚，夏凌韻的臉色不一會兒就緩了過來。

戰天正得意於自己的果斷，卻不想夏凌韻朱唇輕啟，吐出了兩個字。「笨蛋。」

他立刻瞪圓了眼睛，「我可是好心救你！你不領情還罵我？」

「我只要休息片刻就行了，你卻浪費了一粒可以起死回生的靈藥。」

夏凌韻慢吞吞地教訓道，順便從戰天手裡搶回藥瓶。這靈藥乃是前朝留下的宮廷祕方，材料珍貴，收集不易，他父皇費時十年才集全藥材製作出三粒，全給了他，其中一粒在多年前就被用掉了。

此次出征，他擔心出意外而將藥丸隨身攜帶，但眼下他只是體力透支，哪想戰天毛毛躁躁亂做決定，硬是給他浪費了一粒靈藥。

戰天哪知道這些，只道眼前這病秧子不識好人心，氣得磨牙，恨不能一腳踹到對方臉上。

戰天氣呼呼地瞪了他一會，見夏凌韻神色自若絲毫不以為意，想到接下來還不知是什麼情況，懶得在這個混蛋身上浪費力氣，便啐了一口，負氣離去。

夏凌韻一個人坐在原地休息，順便打量著眼前的環境。

此處是一個狹長的山谷，瀰漫著薄薄的淡霧，坐在這邊能看得到對面崖壁，但向左右兩邊看則看不到盡頭。剛才戰天往左手邊去，沒兩下就不見了人影。

他猜測戰天是去找出口了，左手邊正是他們來的方向，若是運氣好，搞不好走出山谷就是瀧福城郊外。夏凌韻卻無力動彈，勉強挪了挪身體，尋了個舒服的姿勢靠坐在崖壁上，閉目調息，以吸收藥效，恢復體力。